

佛說阿闍世王經卷下

惟六

後漢月支三藏法師支婁迦讖譯

應時二萬二千菩薩同共發聲我等欲與文殊師利俱行即時如其數菩薩與文殊師利俱悅忽以在沙呵刹土其處而坐其處者謂

惟六

室中所以能容者是菩薩威神故悉共坐已文殊師利說其法其法名曰陀隣尼文殊師利謂諸菩薩乃知何所法名陀隣尼者而言解一切諸法故其意無所望故所作無有異所念應時足所知如智慧其法者悉知其本所語如諦自護不墮用轉上故悉入諸法行陀隣尼者則道之元不斷佛元持法之元總持僧之元於諸法無有殆在人之所問即能知報答見衆而不却所以者何無所畏故欲教化諸天隨天之所欲而悉教之令各各得

解及龍闍叉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非人及釋梵下至一切諸蟲獸鳥獸各各知其意隨其所欲而悉教化令得其所悉曉了有功德無功德者盡知一切人之行住其心譬如地於世不以八事中有順何所作功德不離於道教照於人隨其所樂令一切皆蒙其恩所作戒令一切悉在中其慧無所不徧入爲一切之所重而不以爲勤苦其心無有異其法者知而本所教化承其教常以法而施與不以爲厭所說法不望當得其復不斷菩薩善根本所以者何以精進而養成其根故所施與不以爲厭足用薩芸若故以戒不以爲厭足所以者何恭敬一切人故忍辱不以爲厭足便逮得佛身故以精進不以爲厭足合會諸功德故以禪不以爲厭足無所

希望故以慧無厭足所以者何無所不念故以法為俸祿而自依為得活一切無所豫其如是者是故為陀隣尼陀隣尼者悉總持諸法故云何持空無相無願無欲無所著無所見故以是持無所生無所造為作是持法亦不來亦不去亦不住亦不亂亦不起亦不壞亦無所持亦無所掌於脫不想脫亦無所住亦不當住亦無吾亦無我亦無壽亦無人亦無所執亦無放亦不誠亦不虛亦無所聞亦無所見亦如虛空無所稱譽亦無所觸亦無所覺持一切諸法故曰陀隣尼復有陀隣尼者持諸法如幻譬若如夢若野馬譬若水中聚沫如水泡譬若化悉持諸法故曰陀隣尼復有陀隣尼以無常持諸法若所見無我而寂諸法根本悉脫其中於法無所爭亦不墮

亦無期以是持一切諸法故曰陀隣尼譬若如地無所不持不以為勤劇菩薩以逮得陀隣尼者為一切作本阿僧祇劫諸所作功德悉能合會發薩芸若心無所不持亦不放亦不以為煩苛所以者何若地為一切之所載仰菩薩以逮得陀隣尼者饒益於一切若樹木萬物因地而生菩薩以逮得陀隣尼者悉生諸功德法譬若如地亦不動亦不搖亦無所適亦無所憎譬若如地受一切雨亦無厭極菩薩以逮得陀隣尼者一切諸佛菩薩聲聞辟支佛所問法亦無厭足為一切說法亦無厭極譬若如地含裹諸種皆得時出菩薩以逮得陀隣尼者悉含裹諸功德法種亦不失時輒如時具足諸法乃坐佛樹不離薩芸若菩薩已得陀隣尼者勇猛如將兵中之率

惟六

二

惟六

三

無所不伏菩薩以逮得陀隣尼者坐於佛樹
降伏衆魔故曰陀隣尼復有陀隣尼於諸法
無所持何以故於有常無常故亦無樂亦無
苦有身無有身無有人無有常一切諸法無
所持所以者何無有二心故譬若如地不持
空陀隣尼一切諸法無所持譬若空不持有
所有陀隣尼者於諸法亦無所持譬若水不
持諸垢濁陀隣尼者於諸法亦無所持譬若
有所至無處所故陀隣尼無所持故陀隣尼
者不可盡無有盡不可度故無所不入無所
不入故是爲空界陀隣尼與空等說陀隣尼
時五百菩薩悉得陀隣尼法文殊師利於二
夜說菩薩藏諸法莫不從是若功德法若無
功德法若俗若道若有罪若無罪若有餘若
無餘若脫若不說一切盡入是藏何以故用

諸法故無所不得故譬若三千大千刹土含
受百億國土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大
海盡入三千大千亦不凡法亦不道法盡入
其中聲聞辟支佛法若菩薩法盡入其中何
以故悉總持諸行故持聲聞持辟支佛持菩
薩若如樹其根堅住者本莖枝葉華實皆而
成好菩薩藏者無所不持無所不成一切持
諸功德法悉持薩芸若心其菩薩藏者若器
名曰受不可數譬若海含受衆水受於珍寶
龍閱又捷陀羅真陀羅摩休勒無不包裹爲
一切作其處其藏者因緣不可數亦如是受
無數戒其聞三昧智慧所見其器無所不受
而見故曰菩薩藏譬若如海其往生者不飲
餘水所以者何皆因海故其在是藏者皆因
是法不在外道所以者何盡受薩芸若法味

故故曰爲菩薩藏是者爲三藏何謂三藏聲聞藏辟支佛藏菩薩藏聲聞藏者從他人聞故所以者何聞其音故辟支佛藏者緣十二因緣故以因緣盡而致是菩薩藏者入無央數法而自然逮成佛其聲聞若辟支佛其三藏者非聲聞辟支佛所有也說是法時其三藏者各得如所行所以者何說是時其聲聞辟支佛菩薩各得其行故曰三藏其逮得菩薩法者便有三藏所以者何聲聞辟支佛不離佛法故復有三藏學何謂三藏有聲聞學有辟支佛學有菩薩學聲聞學者用有度故但自明故辟支佛學者是謂中學無有大哀菩薩法不可度入法身故用大哀故聲聞者不學辟支佛事亦不了辟支佛事辟支佛不學菩薩事亦不了菩薩事菩薩者知聲聞所

惟六

五

學不以爲樂不於是中有所希望亦不於是中而求脫亦知辟支佛所學不以爲樂不於是中而求脫而知菩薩所學樂於所學而自歡樂當因於中得脫故教聲聞而示現以其行教化之其辟支佛亦爾是菩薩作故名曰菩薩藏譬若以器受其瑠璃用瑠璃故其器亦作瑠璃之色菩薩以逮入藏者以諸法所見不離佛菩薩以逮藏者諸所見法悉見於佛法菩薩悉無所不學諸法所以者何無有異所見諸法悉如佛證其菩薩藏者無央數字而教不可度處所以者何無增減故不可議光明悉照於冥所作者有惠利無有極入薩芸若無所不入其學是學乃爲學悉入藏故便入摩訶若那摩訶若那者無極慧以入者其未入者而入之爾時文殊師利爲諸善

薩說其藏事已復於三處說阿惟越致輪金剛行說是時其聞者悉逮得是事其輪者亦無所轉阿惟越致輪者無所希望於一切其心無有異所以者何不念善惡以等心學法見諸佛刹亦復等視不著其好醜以諸佛等無有異其輪者無所不徧入所以者何不壞法身故以是故爲阿惟越致法輪其輪者無斷絕處所以者何無二心故其輪者如所見何以故以法輪致佛故是名曰阿惟越致法輪其從阿惟越致輪者悉以脫諸想故其信是者悉當得如佛不以二事故從一事脫所脫如怛薩阿竭所因脫其脫者無想是故諸法其有想無有脫何以故其脫無有二所以者何無身口意故所以者何其脫者亦不從身口意故曰脫作是者以爲自從不從他人

推六

六

故曰阿惟越致輪其輪者不轉色所以者何其色自然故痛癢思想生死識亦不轉所以者何識自然故一切法亦不轉所以者何法身無法轉故是曰阿惟越致輪其輪者所入無有際何以故無有斷絕故其輪亦無所著亦無有斷何以故其輪無有門故所以者何不二心故其諦亦無轉者所以者何不可說故其輪亦無有能解者所以者何亦不有其音何得見其形故其諦以空可致其脫者莫能有逮譬若如空無所不入何以故無所不入用脫於本故其輪者亦能行亦能步何謂行何謂步如金剛鑽穿衆寶云何可以鑽穿其法譬若以空鑽穿一切所以故是名曰法爲無所想是故金剛所以者何鑽穿一切諸所求故無願者若鑽金剛穿諸所未脫令而

得脫法身者若金剛諸所亂者而空理之怛
薩阿竭者如金剛悉穿無所有其脫如金剛
過於諸不脫者泥洹者見諸自然法文殊師
利為諸菩薩說是阿惟越致法輪時菩薩悉
得羅毗拘速三昧得是三昧已其菩薩身一

惟六

七

毛者放億百千光明其一光明者見坐億百
千佛一一佛者到他方其求佛道而往教化
明日旦阿闍世王遣使者到文殊師利所唯
哀用時與等人自屈摩訶迦葉時與五百比
丘俱欲入城而分衛以行道半念尚早而旋
還與比丘俱過候文殊師利已到所皆住於
門外文殊師利問摩訶迦葉今早欲到何所
則言欲行分衛故文殊師利復謂摩訶迦葉
我今與汝分衛摩訶迦葉則言已具足為供
已所以者何以法到是不以食故文殊師利

謂摩訶迦葉與諸比丘俱就是當用法故亦
當用食故所以者何今亦不失其法亦令不
失其食故合兩以作一摩訶迦葉則答言吾
等常當忍不食當聽其法何以故一一諸深
法常從是聞摩訶迦葉則復問今日與諸摩
訶薩俱而食文殊師利言今所食處其人亦
不離生死亦不入泥洹亦不過欲事亦不以
道證所食處其食亦無所增無所減亦於諸
法無所持亦無所捨摩訶迦葉言其作是施
與者是為無極施與則言諾受所請文殊師
利則自念今當入城所作當如佛之感動作
是念時便得無所不感動三昧則時沙呵利
土平等如鏡諸丘墟山陵一切不現其光明
無所不接其在泥犁勤苦其痛則除悉得安
隱是刹諸人用是時悉無婬怒癡亦無妬心

亦無貢高亦無起意爾時諸人皆有慈心展轉相視若父若母應時地爲六反震動諸欲天子諸色天子以百種妓樂而供養文殊師利并雨天華而散其上從文殊師利所止乃到城門盡索嚴治以衆華結爲交露挾道兩邊以名殊華悉布其地以衆絕寶而爲帳幔覆蓋其上其道廣六丈三尺兩邊悉有欄楯以衆寶華而作樹間行列挾道兩邊則以寶作繩連縛諸樹展轉相連其一樹者香四面圍四十里兩樹間化有水池周布其邊悉有衆寶以爲擁障以瑠璃爲飾其水之沙者悉金其水有八味衆華悉生其中鳧鴈鴛鴦而走戲其間一一樹下當其根上而有衆寶之塚其塚上者皆以珍寶而爲香爐皆燒名香一一塚者其女百人各以蓮華擎持梅檀

名香文殊師利作是三昧時其威神無所不變化文殊師利從座起著衣服謂摩訶迦葉便而前行我今從後何以故其年尊老故復先佛法作沙門以是故當在前摩訶迦葉則時答言其法者亦無前後不計年歲而有尊

幼文殊師利言當何謂爲尊老摩訶迦葉答言智慧是尊學問甚多是則爲尊在所作爲是則爲尊索知一切人之所行是則爲尊摩訶迦葉復言文殊師利亦有智慧學問具足在所作爲曉了一切人之所行以是當爲尊惟六摩訶迦葉復言今若其年亦復爲大亦復爲尊故當在前願樂在後今欲說譬喻唯願聽之若師子之子其膽勢氣力不如於大雖小蒙大者之香諸禽獸聞其臭者莫不恐怖譬若大象而有六牙其歲六十若人以革而爲

繩縛繫其象師子之子於革繩之所大象聞之鼻便奔走入山雖菩薩發意未成力勢非聲聞辟支佛之所而當衆魔莫不驚動縮腰而怖其師子之子見大者而嗚呼有所作為其心不恐亦不畏據所以者何倍復歡喜今如是菩薩見佛有所作為其心不恐亦不怖據所以者何倍復歡喜今我敢亦當如是舍利弗言欲計其尊者若聲聞若辟支佛其發菩薩心者是則為尊所以者何其有所求皆從菩薩心而起摩訶迦葉言故文殊師利以是為尊續當在前吾等承後文殊師利便在前諸菩薩在後聲聞悉從亦在後便向道天則兩華地為六反震動諸天於上以妓樂而娛樂應時光明一切莫不明者便至羅閱祇未入城門王阿闍世聞文殊師利旦到從菩

薩二萬三千五百人其比丘者五百人俱王自念吾作五百人具今當云何供當坐何所應時天王名曰休息心與尊閱又名曰金剛鉞與俱而來與阿闍世王相見則言勿恐勿據勿以為難則答曰當云何而不以為難則報言文殊師利者作漚起拘舍羅無極智慧以功德光明具足而來神足功德其以一飯與文殊師利若有三千大千一切人索飯食者悉能飽之其食不盡索是二萬三千人何足可憂是故勿以為難所以者何今皆可而悉足文殊師利者其功德甚尊而不可盡阿闍世應時而歡喜其心無異踊躍倍喜而設所作便將妓樂擎其華香而自出迎文殊師利等而俱入宮時於菩薩中有一菩薩名曰普視悉見則文殊師利勅三摩陀阿樓耆陀

令嚴治其處可容來者其菩薩受教應時四面而視瞻則時悉已辦於衆會中復有菩薩名曰法來則得勅令而具牀座應時受教彈指頃有二萬三千牀座其統縱若干種色名殊好繡綺異色物悉布在上文殊師利及諸菩薩聲聞一切皆悉就座阿闍世前白文殊師利所作供具甚少願忍須臾今更欲辦其具則答言所作已可自足勿復勞意天王惟沙門與家室僕從悉來而謁皆恭事左右釋提桓因自與大夫人名曰首耶及與天女皆持名香供養散文殊師利及諸菩薩比丘僧上其諸菩薩亦不以天女亦不以妓樂亦不以華香有所轉動梵天而自化作年少婆羅門甚姝端正持扇住文殊師利之右侍而扇之諸梵天子悉復供侍諸菩薩比丘僧住於

惟六

十一

之左持扇而事阿耨達龍王其在衆會虛空之上而無見者持把貫珠垂颺若幡從其貫珠其水流下水有八味若欲所當作悉取是水文殊師利及諸菩薩比丘僧人人前有垂珠水從中出悉給所當得阿闍世復念諸來會者而不持鉢今當以何器而食之文殊師利知王之所念則言菩薩者不齋鉢行而所食處念鉢便從其刹土鉢自而來在其手中阿闍世復問文殊師利是諸菩薩悉從何刹土而來到是其佛號字文殊師利則言其刹土名沙陀惟瞿吒其佛號字惟首陀尸利從彼間而來到是食於仁所以者何故來欲聞法聽仁之所狐疑諸菩薩念鉢應時鉢而飛來行伍而到阿耨達皆自淨洗盛滿其水諸龍嫫女皆擎持二萬三千鉢而來授與瞿吒

利土菩薩人人著其手中阿闍世住侍文殊師利文殊師利則謂阿闍世可分布飯食應時受教分布而徧其食不減如故阿闍世復白其食悉徧無所缺減則復如故文殊師利言今爲盡不則答言不盡所以未盡者以若疑故諸菩薩飯已持鉢掉擲虛空行列而住亦不墮地亦不動搖阿闍世復問是鉢云何住而依何等文殊師利答言是鉢所住如若狐疑所住阿闍世復言是鉢亦無所住處亦不在地亦不所依亦無有處所文殊師利則言如若狐疑亦無所住諸法亦復如鉢無所住無所墮飯事旣訖阿闍世則取一几坐文殊師利前自白言願解我狐疑文殊師利則言若恒邊沙等佛不能爲若說是狐疑阿闍世應時驚怖從几而墮若大樹躡地摩訶迦

惟六

十二

葉謂阿闍世勿恐無懼所以者何文殊師利入漚瑟拘舍羅甚深以是故說是徐可而問阿闍世則問言屬所說何所恒邊沙等佛不能說我之所狐疑文殊師利言仁者謂已從心因緣而可見佛王即答言不用心心生故爲可見佛王言不用有心故爲可見佛王言不生死與脫是二事持是作佛王言不而有法言從蒙是法王言不其作如是法者能可爲決說王言不以是故吾說若之狐疑恒邊沙等佛而不能說所以者何若人言我能以塵汗於虛空乃能爲不王言不若有人言我能却虛空之垢能却不王言不能文殊師利言佛之諸法一切悉若虛空所以者何脫於本故亦不見諸法有本若有脫者以故我言若王之狐疑非恒邊沙等佛之所能說文殊

師利復言怛薩阿竭者不得內外心何所當作狐疑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本悉脫何以故復有狐疑文殊師利復言其脫本者已不復著空本無所有諸法故曰脫亦不自然不有所成無所不見諸法有所有無所有諸法無所見故無所可見諸法謂默然故是謂想不知知諸法無想已過自然故以過度諸法者謂生死斷故諸法無處所謂無有願故諸法無有願謂無有生死故等諸法無所著謂清淨故諸法悉清淨謂本中外悉淨故諸法無有雙者謂無有侶諸法無有侶謂一心故諸法一心謂脫故諸法無有極謂無所斷故諸法無有邊幅謂無有度故諸法不可見其度者謂所作異故諸法謂所作異者求慧謂不能得安故諸法無常謂無二心故諸法悉安

謂過淨故諸法悉決謂無所求故無自然法謂不可得身故諸法無狐疑謂內寂故奇哉諸法謂無諦故諸法寂者謂怕然故諸法無吾謂無是我所故諸法無餘謂脫故諸法無所轉會上謂無有念故諸法盡信無所著斷故諸法一味謂脫故諸法安隱謂無有相故諸法無有相謂無所懷故諸法悉空度諸法故諸法無有願謂三界故諸法以斷三界謂不著過去當來今現在一切諸法若泥洹謂以生未生者文殊師利謂阿闍世無所生無所生者乃可令淨王言不文殊師利言佛知諸法如泥洹故不可脫其所狐疑所以者何當直住視諸法視諸法已亦無所取無所捨亦不於諸法有所止處已無所止諸法是故安已安者便無有疑已無有疑者便無所有

作無所有作者謂無有主於是中當作是忍何以故不自念我用諸法故忍諸法不可作謂可爲是不可爲諸法無有作無有作無所作是故泥洹其信是者以爲等脫亦無所增亦無所減諸法本無故無有作而能作者悉

惟六

十四

本無其本無者亦非是亦不非是故本無無有異已信無有異者諸狐疑已索盡其眼者亦無垢亦無淨眼之自然是故本無本無自然故曰眼耳鼻口身意亦無有垢亦無有淨其意者自然是故本無本無自然故曰意色亦本無本無自然色痛癢思想生死識亦無有垢亦無有淨識者自然本無本無自然故曰識諸法一切無有垢無有淨諸法自然本無本無自然故曰諸法其心亦不可見色亦不可得持何以故譬若幻不可言用內故亦

不可言用外故所以者何本淨故以是無有垢其心本者亦不以受亦不以增亦不以減亦不以憂亦不以愁聞是法者無所疑本異而念異故而有垢當知本異而念異其無是者不可以令有王不當念有是譬若人言我能令空有垢以煙若塵作是而可令空有垢不王言不文殊師利言其心本以清淨者姪怒癡無來何復言譬若空現於五事一者灰二者塵三者煙四者霧五者雲盡索可見不可言爲空作垢如人言是我所作非我所便有姪怒癡於心本而不作垢亦不作狐疑所以者何心本有所作亦不能防後心後心有所作不礙於前心令現在心亦無處所其智者已曉是所作而不有希望無所希望是故清淨相一切諸法無有垢無所不明無所生

惟六

十五

無有處所無有處所是佛生地生地者謂爲諸法諸法者是故生地故不可說其智慧者諸法無有脫以法爲脫諸疑以無所有無有法度者故狐疑屬法身故曰法身無所不入諸法亦不見法身有所入何以故諸法是法身如諸法等故法身亦等故曰法身所入說是時阿闍世王得所喜信忍則歡喜踊躍則言善哉善哉解我狐疑文殊師利則答是爲大狐疑屬所說諸法無有本何從得狐疑當從何所聞狐疑阿闍世王則言蒙大恩而得小差令我命盡者不憂不至泥洹文殊師利言如王之所希望者是無有本所以者何諸法本泥洹故無所生阿闍世王則從座起取名好奇艷其價直億百千持繞文殊師利身應時文殊師利身不現其艷續在處於虛空

但聞其聲不見形則聞其音說如見文殊師利身王自見狐疑不見狐疑者爲以見諸法如所見是爲復從空中聞其聲謂王有所見便以艷而與之次文殊師利坐處有菩薩名得上願阿闍世復欲持是艷而奉上之其菩薩言若其求脫泥洹者我不從是有所受亦不受凡人有所有何以故凡人者謂有俗間事故而不受亦不從求羅漢辟支佛有所受亦不從怛薩阿竭法有所受其有不近是法不離是法而我受是物其與者亦無二心十六其受者亦無二心故曰所受過於脫王則以衣著菩薩上忽然不現不知處但聞其音不現形說言其所現身以衣與之而是菩薩坐次復有菩薩名曰見諸幻阿闍世王復以是衣如奉上之其菩薩言若有計他人有我者

我不受是物亦不從有所玷汙亦不從以得脫從是而受物亦不從定意者亦不從亂意者而受是物亦不從智慧者亦不從無智慧者而受是物阿闍世便以衣擲牀上其菩薩即不現復聞其音不見其形說言其有現者以衣與之而是菩薩坐處有菩薩名曰不見幻至泥洹阿闍世以手擎衣而往趣之上座已去仁者可受其菩薩言若有自著他人者我不受是物其不著五陰四大六衰亦不著佛亦不著法亦不著僧何以故諸法無所著故王阿闍世便持衣欲著菩薩上應時而不現但聞其音而不現形說言其有現者以衣與之而是坐次有菩薩名曰私呵末阿闍世則以衣奉上其菩薩言其無瞻者我不受物今汝發菩薩意持心如菩薩其心等諸法亦

謹六

十七

等於諸佛法亦無所取無所捨於諸法亦無疑亦無有疑亦不念諸法有我不念諸法有所脫有是意者乃受是物王阿闍世則而以衣著菩薩上應時不現形但聞其音說言其有現者以衣與之而是菩薩坐次有菩薩名三昧拘遯摩阿闍世持衣欲奉上其菩薩言若有如是三昧無所疑乃受其物本三昧悉知諸法無所脫我乃受是物王阿闍世便持衣著其上應時不現但聞其音言其有現者以衣與之而是坐次有菩薩名無量精進言一切諸音字聲而不可得其作是者我乃受是物王阿闍世復以衣起著其上則時不現形但聞其音言其有現者以衣與之而是坐次有菩薩名離所作垢阿闍世欲以衣上之是菩薩言其有自念我身與之亦不念有人

從我取亦不念當有利其無是者我乃受是物王復以衣著其上應時不現其形但聞其音言其有現者以衣與之而是坐次有菩薩名曇摩惟瞿和那羅耶阿闍世復以衣奉上之其菩薩言若於聲聞示現而不般泥洹於辟支佛示現而不般泥洹亦不住於生死亦不至泥洹我乃受其物王阿闍世便以衣著其上忽然而不現但聞其音言其有現者以衣與之如是一一以衣與之應時不現其牀几坐處悉亦不現復聞其音言其所現者以衣與之阿闍世語摩訶迦葉我從佛聞仁特尊今以衣奉上唯當受之摩訶迦葉而不肯受所以者何我姪怒癡未盡索故不可受亦不離無點亦不離惡亦不離苦知亦不習亦不離亦不導亦不以盡爲證亦不有道念亦

六

十八

不見但薩阿竭亦不聞法亦不屬比丘僧亦不慧生亦不眼淨亦不以識有所住而作其與我物者其德不能大亦不能得尊脫摩訶迦葉言如仁作意如我者我乃受之王阿闍世便以衣著其上應時而不見但聞其音言其有現者以衣與之便復以衣次第與諸比丘一一不見盡索五百人悉亦不現但聞其音言其有現者以衣與之王阿闍世熟自思念諸菩薩比丘僧悉亡當已衣與誰還自與中宮極夫人其夫人亦不現應時阿闍世王便得三昧不見諸色亦不見母人亦不見男子亦不見男兒亦不見女兒亦不見垣牆亦不見樹木亦不見室宅亦不見城郭尚有餘念謂有我身諸色識悉止復聞其音如一切有所見當自見其狐疑如所見狐疑見一切

諸法亦復如是所見當作是視無所視當作是視無所視法是爲視法其有所見者便以與之王了無所復見便取其衣還欲自著亦復不見其身心意識諸所想已無是名曰脫於想脫於狐疑則從三昧還見衆菩薩比丘僧諸官屬所有一切如故阿闍世復白文殊師利屬諸衆會所在而我不見文殊師利言如仁之狐疑處屬衆會在彼問文殊師利復言乃見衆會不阿闍世則言云何見如我所見狐疑見衆會如是文殊師利復問乃見衆會不阿闍世則言見云何如我所見狐疑見衆會如是文殊師利復問云何見狐疑如我屬不見衆會者是狐疑於內外亦無所見文殊師利言乃聞佛所言其作逆惡當入大泥犁不王言聞文殊師利復謂王汝自知當入

泥犁不阿闍世復問其佛得佛時乃有法上天入泥犁者不乃有安隱當至泥洹者不文殊師利則言無王言我知諸法悉空故所以者何泥犁亦復已空上天安亦空諸法無所可壞敗是故入法身法身者亦無天上亦無人間亦無泥犁禽獸薜荔其逆者亦不離法身其所作逆者身悉法身之所入諸逆之本悉諸法之本已去當來無去來者諸法亦無去來已知是者亦不入泥犁亦不上天亦不泥洹文殊師利復問佛說有逆如何今說無有王則答言我不違佛所語云何王言無我是佛之說諦其以無我是則無人亦不作罪者亦無受罪者文殊師利復問王已脫於狐疑不則答言從本已脫以來亦脫文殊師利言其疑以盡未王言已從久遠盡文殊師利

復問云何衆會而知王有逆無逆脫是中王
言以專法持我故知無逆譬若菩薩已得忍
辱悉持諸惡菩薩若慧好願那羈頭契耶謂
阿闍世諸逆已淨以得是忍王言一切諸法
悉淨無所玷汙故是法亦不可汙所以者何
其道無有瑕穢故以入大逆道者不去生死
不見泥洹所以者何其道無已可往者而可
近者說是語時阿闍世王便得疾信忍則時
三十二人於文殊師利前皆發阿耨多羅三
耶三善心五百臣下悉得須陀洹道其羅閱
國民闐滿宮門欲見文殊師利說法文殊師
利則時以足大指按地宮殿及地悉爲瑠璃
一切在外皆見宮中諸菩薩比丘僧若人照
鏡自見其形爾時所視悉亦了了皆聽文殊
師利所說法八萬四千人悉得須陀洹道復

有五百人悉發阿耨多羅三耶三善心文殊
師利爲王及宮中臣下諸人說法已各令安
隱便從座起與諸菩薩比丘僧俱而出宮門
王阿闍世及宮中官屬俱而送之出於城門
之外見樹下有人而大呼我自殺其母是人
當得脫者文殊師利化作一人與父母俱行
父母言是正道可從是行其子言非是正道
如是至再三與父母共諍便起意還殺父母
前殺呼母者見是人而殺父母便於邊舉聲
而哭與其化人殺父母者便自陳說我所作
爲非法所載怨殺父母其一人則念我獨殺
母耳是人殺父母其罪甚重如子所受我尚
輕微化人則語一人我不如往到佛所佛者
無所歸者而受其歸而無護者而爲作護如
佛所語我當承教不敢違失其化人便向道

其一人即隨其後如是人所受法我亦如是
雖爾我尚嗟之俱共啼哭而行已到佛所前
作禮而住便自白我作非法而妄殺父母佛
言善哉善哉如子之所言至誠無異所以者
何不覆藏其罪故乃至怛薩阿竭前所說如
事佛則言勿恐莫懷隨我所言其他化人言如
佛所教唯哀加護佛言還自觀心之法視持
過去當來今現在心持何等心而殺父母佛
則復言已過去心已滅已盡亦不可見處亦
不可見所在當來心不可說所以者何未生
未有故無有故無有想無有念今現在心亦
無所住止若心起意則滅亦不合聚亦不可
知去至何所從何所來亦不可知青亦不知
赤白黃黑心者不可見亦無有形亦復不可
得持亦無有伴譬如幻於身亦不可見在內

亦不見在外亦不見中間佛言心者亦不可
從愛可見亦不可從瞋怒可見若卧出於夢
可見其心若作若無所作心亦無所與無所
得心者本淨故亦無有玷汙亦無有而淨者
佛復言其心亦非是間亦非彼間譬若如幻
不可得持所以者何無伴侶故其知如是者
不作是想亦不念有我無我亦不念有所見
亦不念有所住諸法寂寞無有作者其信是
者不復受惡道所以者何無所玷汙故其心
法者亦無所生亦無所著其他化人則言善哉
善哉如怛薩阿竭惟六以法身而自成佛今知如
佛所說以信不疑無作罪者無受罪者無所
生者無所滅者如諸法願樂得為沙門佛言
如子之願應時其化人便如沙門即白佛我
所犯罪殺父母已脫而得阿羅漢今欲般泥

洹佛言從意如所欲是化比丘飛去地二十丈在於虛空便般泥洹從身火出還自燒身其殺母者見是人已般泥洹具足聞怛薩阿竭所說則自念言其所作甚逆今作沙門而得度脫般泥洹我罪尚可行何為不自歸佛亦可致是便前為佛作禮自白我所作非法自殺我母今以身自歸佛言善哉善哉所語至誠無有異所說如言見怛薩阿竭說所作罪而不覆藏且觀心法念以過去當以來今現在心何所心殺其母者過去心以滅盡亦不外亦不內亦無處所當來心不可說亦未生亦未有亦無有想亦無有所想今現在心亦無所住止心有所生則破壞亦無所聚亦不見有所至處亦不可見有所從來處其心者亦不青赤黃白黑其心者無有形不可

惟六

三十一

見不可得持亦不可聽聞所以者何無有聲故亦不可得獲亦無有伴譬若幻亦不於外見身於內亦無所得於中間無有處其心者亦無玷汙亦無有惡亦無有疑其心無所作亦不有所作亦無所與亦無所得心者本淨故亦無玷汙亦復無淨其心亦不在是是是其心若空亦不可得獲亦無有伴其智者不念是想亦不作縛亦不作淨不作有所見亦不作處亦不有所止處亦不有而心著脫者是故無所礙亦不生惡處何以故其心法亦無所著亦無所至湊亦不在生死之所止其殺母者應時身諸毛孔一一孔泥犁之火從其孔出痛不可言則自陳說今自歸怛薩阿竭唯哀加護令得安隱佛則時以金手著其人頭上應時火滅苦痛則除便前長跪願

欲作沙門佛言如所欲則時以爲沙門怛薩阿竭以四諦法而說之應時得法眼深入其事則得阿羅漢便白佛言今我欲般泥洹佛言如所欲飛在虛空去地百四十丈便於是上其身火出還自燒身諸天億百千人悉飛而來供養舍利弗白佛怛薩阿竭實尊所以者何而作惡令得解脫誰而解者獨佛若文殊師利及諸菩薩深入僧那僧涅者而知是事非羅漢辟支佛之所而堪知其中事若一切人之所行悉不而及逮佛語舍利弗其怛薩阿竭士者是菩薩之所可忍非羅漢辟支佛地及非一切人之所行所以者何若有一人所作異而當得異如是若曹見作罪者知當入泥犁我而令不入泥犁可至泥洹如若曹所知當有般泥洹者我知當入泥犁何以

惟六

十四

故若曹而不及知一切人之所行佛語舍利弗若見其殺母人而般泥洹者不則答言見佛言是人以供養五百佛盡索從一一佛聞心法本淨何以故今復聞是法而般泥洹其有知深法入其微妙歡喜踊躍其心無懼若爲惡師所誤若其心不足者而所犯罪會當解脫其以信心法本淨是人墮惡道所以者何無以礙故文殊師利即與諸菩薩摩訶迦葉比丘僧王阿闍世及羣臣官屬來到佛所舍利弗問阿闍世今以聞狐疑解不則答言已聞知云何聞其說法時無所得亦無所不得亦無所持亦無所捨聞是時從今以去無有玷汙時舍利弗問佛阿闍世餘罪有幾所佛言所聞法譬若一芥子能盡須彌山之罪舍利弗問佛王阿闍世當入泥犁不譬若

忉利天子被服名衆好寶來下到是則還處
所阿闍世者亦以衣服珍寶莊嚴譬若是天
子從上來下雖入泥犁泥犁名賓頭入中無
有苦痛則爲苦天子上歸本處舍利弗白佛
甚善阿闍世所作罪而得微輕佛謂舍利弗
汝乃知是王不則言不知是阿闍世王以供
養七十三億佛各從諸佛常聞深法其心不
離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佛復問舍利弗乃
見文殊師利不則言見是本發阿闍世而令
爲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爾時久遠過去時
有佛號字安隱覺劫名無塵垢用是劫中而
有三億億人皆文殊師利之所勸而轉法輪
佛語舍利弗譬若如恒邊沙等佛爲阿闍世
說法而不解其狐疑所以者何是文殊師利
之所發意故當從是解世世常從文殊師利

推六

二十五

聞甚深法佛言菩薩本有所造作其人必當
因本所發意而得解今阿闍世雖入泥犁還
上生天上方去是五百四十五刹土號字名
惟位其佛號字羅陀那羈頭亦於彼當與文
殊師利相得從其刹欲會聞所說法則當得
無所從生法忍彌勤於是作佛阿闍世從彼
刹來生是因緣以法教諸菩薩所說法亦不過
亦不短適平等爾時當說阿伽佉鉢者以過
去釋迦文佛時有王名阿闍世用惡人言而
殺其父從文殊師利聞諸法聞已則歡喜信
忍所作罪應時盡索彌勤佛說是時八千菩
薩悉得無所從生法忍却後八阿僧祇劫阿
伽佉鉢當行菩薩道而教化人亦當淨刹土
其有人從其聞法者若作聲聞若作辟支佛

若菩薩法者皆當無瑕穢一切無所礙諸人
悉當明於智慧無所狐疑其王阿闍世過如
所說八阿僧祇劫以後當得爲佛其劫當名
唾曰鉢陀遍其刹土名阿迦雲其怛薩阿竭
當號字惟首陀惟沙耶爾時壽四小劫當有

惟六

壬六

七十萬聲聞悉已從慧得解皆當知八惟務
禪爾時當有十二億菩薩一切皆入諸慧曉
了漚起拘舍佛般泥洹以後其法住乃至億
萬歲已後乃盡其刹土一切人至死無狐疑
者壽終已後不生八惡趣所以者何用從佛
聞深法故諸垢濁不復著佛語舍利弗人而
不可輕所以者何而從輕得其罪佛言我知
人而所作而餘無知者而所趣向其有佛者
乃知之舍利弗從其衆會言是事微妙快乃
知是則言從今已去不敢復說是者罪人是

者福人所以者何一切人之所行不可議故
如佛屬所說阿闍世而得決爾時萬二千元
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善心各各同願惟
首陀惟沙耶作佛時我生其刹土佛悉與決
其作佛時而當往生彼刹土王阿闍世有子
年八歲名曰梅檀師利應時取身上珍寶解
散佛上則言以是發阿耨多羅三耶三善心
若惟首陀惟沙耶而作佛時我願爲遮迦越
羅其佛般泥洹已後我願承其後作佛所散
寶物悉化作七寶文露縱廣正等中有座牀
具足若干之寶其綰緹幃亦復如是佛坐其
牀上應時佛笑無央數色光明而從口出遍
於十方還繞身三帀從頂上而入阿難從座
起白佛怛薩阿竭不妄笑當有意阿難歎佛
其智慧甚尊無所罣礙悉知一切人心之所

惟六

壬七

行隨其所欲教詔令各得所天上天下而獨特尊所因緣笑故唯願欲聞若十方一切人悉在前往一一人問億百千那術事悉則發遣而無留難屬之所笑唯聞其說已過去當來今現在佛悉而具足無所罣礙屬之所笑願決其疑其光明悉逾於日月過於釋梵壞諸遮迦和山令一切悉見其光明見其光明者人則無所復著所以者何佛以無瑕穢故屬之所笑唯願發遣佛告阿難是栴檀師利者已供養我而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稍而至惟首陀惟沙耶作佛時而生彼刹當作遮迦越羅舉家室僕從當供養其佛比丘僧至竟無有已其佛般泥洹已是兒當襲其後便於遮迦越羅壽盡當至兜術天上從上竟壽而下當生彼佛刹而自成佛號字栴檀

羈尊所有一切如前佛無異其壽適等諸聲聞菩薩亦復適等其從阿闍世所諸餘菩薩悉皆言若文殊師利在所方面亦復如佛無有空時所以者何有所作為與佛無異其有菩薩為文殊師利所教者無所復異何以故無復生於惡處者不畏眾魔亦不畏罪不有所玷汙若城郭郡國縣邑丘聚若有學其法者若有持是經諷誦讀者若書者見是輩人當如見佛無有異在所方面而聞法則當念則是佛處佛謂諸菩薩審如若之所言所以者何已過去惟六無央數阿僧祇劫有佛號字提三八愆竭則與我決當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而成為佛我以髮布地令怛薩阿竭而蹈之正於是處而得決言汝過阿僧祇劫後而當為佛號字釋迦文時提愆竭佛謂諸比丘僧

是所受決處不當以足蹈其地所以者何是則極尊神處諸天人民一切當共事是處誰有於是而起塔者應時八十億天皆念言我而起之有迦羅越名颯陀調則自言我欲於是起塔則時便作七寶塔莊嚴甚好事已訖竟至提愆竭所自言所作塔已成問怛薩阿竭其福如何提愆竭言若菩薩在所處得法忍圓如車輪而起作塔下行盡地際諸天鬼神一切當以其土供養當如舍利無異如是菩薩所受決得法忍處圓如車輪滿中七寶上至三十三天持施與佛有作是塔者其福出是上其佛言如我授摩納決而後當作釋迦文佛汝作是塔因是功德當從釋迦文佛受決却後阿僧祇劫亦當成佛佛語衆會者乃知時迦羅越颯陀調不諸會者不及佛即

卷六

二十九

言今在會中迦羅越子名曰作羅一耶闍是應時怛薩阿竭而與決言汝當作佛號字須陀扇佛復言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而書是經若諷誦讀爲一切人說解其法處圓如車輪塵等下盡地際上至三十三天其智者取中一塵而供養之所以者何菩薩從是法而得忍故佛言若男子女人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佛刹土日三反持是施與但專念是其所復作如是百劫千劫若復至百千劫其有諷誦讀阿闍世品者若恭若事若諷誦爲一切說而解其中慧者其心信向無有異是福出彼所作施與功德上若男子女人於百劫而持淨戒卒聞是法信樂喜心其福出彼淨戒功德上雖爲人所撻捶罵詈百劫亦不起意是爲忍辱其聞是法信向於中作忍

出彼忍辱上於百劫而精進恭事一切人亦不以爲勤苦不惜身命其聞是法信而爲一切人解其中事其福出彼精進上其身於百劫守禪不如以是法而教一切人其功德出彼守禪上若有百劫而行智慧聞是法解心本事淨其功德出彼上諸菩薩皆白佛吾等悉當奉行所至到諸佛刹當以法而化人佛語諸菩薩汝所至奉行法教一切所作如佛無異所以者何是法悉解佛事故一切諸會菩薩悉以華供養散怛薩阿竭上徧三千大千刹土諸菩薩各自說是法實尊其釋迦文佛之所說當久在閻浮利地而與明文殊師利者常當久住所以者何常當從聞深妙之法諸菩薩言槌身末而報其恩佛言若男子女人從人聞是法亦不以身報其恩欲見怛

惟六

三十

薩阿竭者視其男子女人所聞法處當供養如佛其有信於是法者視其人當如見佛諸菩薩從座起爲釋迦文佛作禮於是恍惚而不見各各還其刹土以是法自於處所爲一切具足解說是慧其聞是法者無央數人悉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佛語彌勒菩薩持是法當諷誦讀當爲一切廣說其事當加哀天上天下及一切彌勒菩薩白佛我以從過去諸佛所已聞是法持諷誦讀已今復還聞是法今亦當廣爲一切說法雖怛薩阿竭般泥洹已後我在兜術天上若男子女人欲學是法我勸助護之後末世法一切欲盡時其有聞其處所有是經當知我之所護若有魔中道而欲壞敗我當護之令不得其便佛語釋提桓因當持是法諷誦讀決諸狐疑若阿

須倫與師起兵欲來擊天帝當念是經應時
得勝其兵即却佛復言若有郡國縣邑丘聚
其奉事是經皆當往護其遭縣官者若入縣
官者當念是經行賊中當念是經若為賊所
拘繫當念是經若在曠野當念是經若見怨
家若與怨家相得當念是經其有至心於是
法者無而得其便佛語阿難持是法諷誦讀
當為一切說解其法若有男子女人從若聞
是法便無狐疑諸狐疑索盡則不復為罪所
覆亦不為生死之所覆亦不中道離法之所
覆一切其有作邪道者則為不行終不與魔
事而相當值所以者何用聞是法故其已作
逆惡者聞是法信樂喜則已無逆惡亦不受
逆之罪摩訶迦葉白佛我證知是法屬文殊
師利於阿闍世所食時說是法解作逆惡之

事應時得歡喜信忍悉為解狐疑我今說之
其有犯逆者從是法忍悉得解脫亦當如阿
闍世應時摩訶迦葉復言一切人本悉淨而
自作反是我所非我所亦不自知其本淨
悉以曉了本淨者所作罪則解脫無有而知
如阿闍世者是以一切愚人所作及還自殺
身便因是而得勤苦便入泥犁摩訶迦葉言
其奉事信樂是法吾等證之不復墮惡道佛
言如汝之所說一切諸佛菩薩心無瑕穢阿
難復白佛唯怛薩阿竭令後世人見是法怛
薩阿竭應時從身之相放光明照無央數佛
刹諸垣牆樹木皆有音聲其法當爾所以者
何若劫盡火起其當聞者會聞是法若當聞
是法雖在於海中會還得聞是法佛語阿難
如垣牆樹木之所聞聲審如其言其已作功

